

试论网络对当代国际政治的影响

蔡翠红

【内容提要】网络是信息时代最热门的话题。本文试图分析网络对当代国际政治的影响。国际政治领域已经从地缘空间、外层空间拓展到赛博空间。而传统的国家主权也受到互联网的冲击,呈现弱化和相对化趋势。综合国力竞争的内容因此发生更新,信息知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国际权力分配渐趋两极分化。最后,本文归纳了国际政治在网络时代突显的趋势,即直接化、透明化、多元化、全球化。

【关键词】网络;国际关系;赛博空间;主权;综合国力竞争

【作者简介】蔡翠红,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99级博士研究生。(上海 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1)09-0024-04

网络是当前最流行的词汇之一,而21世纪上半叶将是一个“网络时代”。热门的“网络经济”已开始充斥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我们的国际政治也越来越向网络主题靠近,越来越受网络的影响。

网络的诞生与发展,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信息革命本身,其意义也绝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的应用,它将使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呈现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使国际政治格局发生新的分化。

一 国际政治领域的扩展:

从地缘空间、外层空间到赛博空间

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成熟为国际政治开拓了新的领域,国际政治领域已从地缘空间、外层空间扩展到赛博空间,从现实空间扩展到虚拟空间。传统的国际政治以地缘空间为基础,并以按照地理区域划分的民族国家为其行为主体。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步的空间技术使外层空间成为各国之间争夺的对象,地缘空间因而扩展至外层空间。而90年代才开始发展的网络信息技术则使国际政治领域从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扩展,曾经被视为权威的地缘政治说逐步被智缘政治说取代。赛博空间因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的争夺对象和主战场之一。

赛博空间取自英文Cyberspace,即指网络空间之

意。这是一种相对于物理空间的虚拟空间,是一种全球联网的、以计算机为维持系统、以计算机为入口、又是由计算机产生的多维虚拟存在。在这种虚拟空间中,每台计算机都是一个窗口,透过窗口所看到或听到的对象并不一定是物理存在的物体,而是由数据、信息组成的形式、特征或动作。这些信息部分来源于自然界、物理世界的运作,但绝大部分则是来源于科学、艺术、商业、文化信息的交汇与流通。对于国际政治而言,其意义就在于运用电子技术进行构思、交流、参与决策等等。

网络空间提高了人们表达观点、思想的能力,增加了各种民主决策的机会。因为网络技术和网络设施取得相对容易,所以和外层空间相比,网络空间理论上任何国家都可以进入,人人都可以进入。而外层空间只是对那些有决心并同时有先进技术保障的少数国家开放。同时,外层空间可以根据一定的主权国家地域上空进行划分,网络空间却无法进行类似的划分。因此,互联网不仅成为国际关系中新的冲突与斗争的武器与场所,其相关技术与创新也成为相互竞争的对象。互联网不仅为商业交易提供了通畅渠道,成为商业竞

Nazli Choucri, "Introduction: Cyber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1, No. 3, 2000, P. 244.

争的重要舞台,同时也为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的“无障碍空间”,成为文化竞争的重要战场。在这场信息革命与全球化浪潮中,为本民族文化争取并扩大传播空间成为各国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课题。

网络的迅猛发展还直接导致了网络政治或赛博政治(Cyberpolitics)的出现,即对政治与网络空间的结合研究。因为在网络空间中,传统政治可以获得新的参数,传统的政治科学概念框架亦需重新定义,例如,权力、冲突、竞争等概念均有了新的内容。甚至有许多国内外学者正在构思建立计算机外交决策模式,也就是说将有关外交决策的各种参数输入计算机,由计算机来进行理性思考并作出明智的科学决策,以排除各种人为因素对外交决策的干扰。当然,国际政治的缩影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不确定因素很多,电脑毕竟不能完全代替人脑,但是这些构想无疑是一种极具启发性的新思路。

二 国家主权呈现弱化及相对化趋势

网络之争实际上是一场残酷的赌博,赌注便是国家主权。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的属性。由于各国经济技术力量的差异,公平、对等的信息交流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因此,网络时代主权问题不可回避。对他国的信息依赖无疑会削弱本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使其脆弱性增加,自我保护能力减弱。而且,在网络化时代,政府控制信息扩散的能力逐渐丧失,一国若要保守“隐私”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这种“隐私”可能并不伤害别国。这其实是国家主权的一种隐性丧失。

同时,经由网络传播的“世界舆论”在某种程度上将各国大众带入全球性决策过程,因而也有可能削弱主权国家自主进行决策的权力和影响力。再者,发达国家常利用其先进技术插手别国内政,侵犯主权。因此,在网络时代,一个国家传统上独享的绝对主权和独立已不复存在,国家主权日趋相对化。

技术的发展与主权具有一种复杂的函数关系:一般而言,技术手段的不断改进,总是向既有的主权观念提出挑战,制约其行使的范围,甚至趋于使其不断弱化。尽管原则上,它适用于所有国家,不管是落后国家或先进国家。但是,另一方面,技术方面的强者与弱者

比较,总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因此,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丧失特征比前者明显得多、严重得多。

互联网的发展还直接导致了信息霸权的出现。信息霸权是一种没有刀光剑影的“入侵”。这样一种“入侵”对一个主权国家而言,显然没有违反现有的国际关系准则,然而,它对于一个民族、国家赖以存在的文化内核所造成的伤害,甚至比一场战争还要大得多。

卫星是远程数据处理的灵魂,是网络的“心脏”。因此,一个国家对卫星的开发和应用能力,构成了其主权的重要标志之一。目前多家美国公司在组建全球卫星通信网,将来他们将控制这些卫星而不必顾及各国的主权。如果他们垄断了我们广泛依赖的信息遥控技术,那么就会对各国的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构成损害。因此,美国参议员乔治·麦克戈文曾说:“攻击某个国家的一个办法,是限制其情报流通。……围绕某一国家建立情报墙。……有一个新的用语‘情报主权’正在进入国际政治词汇中”。

又如网络语言问题。英语作为网络中的通用语言,其影响力已经让任何一种语言无法与之相抗衡。因特网上的绝大部分图文资料都是英文。因此,要有效地利用网络,就必须熟悉英语。而这些英文的图文资料,无疑是对其他文化的侵袭,对主权的侵蚀。许多欧洲国家都纷纷欲建立本国语言文字的网络处理标准,不想被美国标准控制。法国总统希拉克曾极力倡导建立“全球法语信息高速公路”。但是,由于电子通讯、互联网领域许多基础技术和应用都是由美国最先开发出来的,而这些基础技术已经被世界接受并成为一种标准。所以,摆脱英语在互联网上的绝对权威,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三 综合国力竞争内容更新,国际力量对比两极分化

冷战后综合国力竞争由以军事实力竞争为主转向以高新技术和经济竞争为主。而以网络为主的信息革命不仅在改变着科技与经济,也在改变着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信息优势正在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制信息权也将成为继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后人类争取竞争胜利的又一杠杆。物质形态的硬国力因素

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是综合国力的基础,但是软国力因素却可以成为综合国力的倍增器,可以使物质形态的硬国力发挥更大的效能。因此,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说:“信息正在变成实力”,权力的性质已经由“高资本含量”(Capital-rich)变为“高信息含量”(Information-rich)。能够占据领导地位的国家并不是拥有最多资源的国家,而是那些可以控制政治环境并使别的国家“做其所想”的国家。谁能领导以信息革命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谁就能在未来世界政治格局中占据领导地位。

因此,信息问题将成为国内和国际政治冲突的中心问题之一,即谁掌握信息、如何获得信息和利用信息。信息和信息技术成为各国发展综合国力的重要战略资源,争夺信息市场将与争夺武器市场、原料市场一样激烈。信息政治被赋予新的重要意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各种形式的权力都更加依赖于对事实的了解。而且随着这一历史性权力转移为更多人所理解,信息政治将变得更加激烈和紧张。

以网络技术为主的信息技术革命将引起主要大国力量对比的改变并加速多极化格局的形成,特别是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将可能利用信息革命的机遇而加快发展,并提高国际地位。因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信息化比工业化更容易追赶,他们可能利用信息革命“多变”的特点抓住新的机遇。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信息革命正在导致不同人与不同国家之间的信息与知识差距的扩大。

全球网络的建立意味着一种新规范的建立,而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必须以同样一种规范,重新对待已有的经过几百年历史锻铸的现有国际体系。规范自古以来就是由强者制定的,即强权政治。如今存在的信息霸权就是依仗技术强大和领先地位,以另外一种“强制”方式侵入别国。

在信息网络化时代,新的有生命力的技术集中于主要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凭借经济优势,可望对高技术研究和发展提供巨大的支持,从而对广大经济部门形成直接的拉动作用,这些因素很可能扩大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说,原先科技、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和科技、经济基础较为雄厚的国家相比,前者从信息技术进步中受益要少得多。其结果,彼此之间在权力占有上随即产生马太效应:发达国家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强,不发达国家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弱。

因此,网络所带来的信息化使国际权力分配两极分化趋势更加严重,使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内政自由日益受到挑战和威胁,使国与国之间出现了信息侵略、信息殖民、信息霸权等新的政治欺压现象。

四 网络时代国际政治新趋势: 直接化、透明化、多元化、全球化

1. 直接化

直接化意味着信息传递将减少许多中间层次。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都是建立在大量信息的基础上。例如,决策者需要了解其他国家的外交目标及其追求目标可资利用的现有的、潜在的实力;弄清本国目标与对方目标之间可以相容的程度等等。河水在流动过程中,必然会或多或少地流失并承载不同程度的污染。同样,信息的传输经过许多中间层次,就信息本身的纯正性而言,也会逊色许多。如果中间层次中包含进许多人为因素,那么流动中的信息有时甚至会被扭曲或者被颠倒黑白。而从网络上,人们可以更直接地知悉发生在遥远国家的事情,并由此作出自己的判断与决定。

网络也使各国政府之间的政治磋商直接化。昔日只能通过各国使节传递的政治信息如今仅在瞬间就能传遍全球。政府首脑可以不出国门,坐在办公室中就可以通过多媒体网络,参加多媒体远程会议或视频会议;驻外使节可以借助互联网,向上级部门发电子邮件,并可迅速得到上级部门的信息和指示,其间所需要的时间比起草公文的时间要少得多。

2. 透明化

透明化与直接化息息相关,并可导致决策民主化。从网络上,人们不仅可以查到自己所想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现时信息,还可以查找到那些曾经被视做异端的信息、被某国政府封锁的信息,可以了解本国的国家大事,也可以知晓其他国家所发生的重大事情。各国政府的外交行动、政府领导人的言辞由于互联网的传播也以相当高的透明度瞬间传遍全球,其他国家因此可以相应采取一些外交行动。

在当今网络时代,要封锁某信息已经变得非常困

Joseph Nye,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Fall, 1990, P. 164.
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4页。
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

难。国际政治越来越不依赖于政治谈判所具有的特殊通道,而且由于网络的弥散性,几乎人人都可以获得政治信息。这样可以避免暗箱操作的种种弊端,使国际政治透明化。虽然各国的网络条件还不一样,还不能在同一程度上客观地观察同一重大政治事件,但是,互联网以及信息传播手段的改变,已经使得人们能够较以往更为透明地获得那些未经过滤的事实真相。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互联网同时也是一些谎言骗局的传播载体。

透明化还可以消除政治上的黑金现象,改善滋生贪污腐败的土壤,增强监督效能,提高政府的效率。网络是一个介质,一个中性的介质。网络可以让公民更好地监督、评议和选择代表自己的政党或代言人,可以让公民更多地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与监督。选民或大众可以从网络媒体上方便地获知政治家的施政纲领,以及他们个人的道德品质甚至个人隐私。人们不仅能从新闻媒体和互联网上得到大量外交信息,而且还可以通过互联网,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对政府外交决策的制定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前网络社会,由于通讯技术的限制,大众传媒一般都控制在政府或大公司手中。少数人垄断信息,这样就很容易导致官僚主义和独裁主义。而现在由于网络的普及,信息垄断被打破,公众和权威机构的信息交流不再是单向的接受与发布的关系,而是对话式的,并可以互有选择。同时,互联网上便捷的信息复制与传播也使更多的人参与其间,更多的内容进入网上,从而推动政治透明性。

3. 多元化

国际政治的多元化主要是指其行为主体的多元化。网络的多元化性质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每台计算机后面都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可能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政治派别、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一个人。他们可以在网络上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故而,网络时代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也相应地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民族国家已经不再是主权无条件的拥有者。如果要透彻地分析国际政治,我们已无法不去考虑能够在网络上发表政治声音的各种团体,例如一些参与和独立意识被现代信息科技手段激活的非国家主体民族的小民族或种族、日益强大的跨国公司等非民族非国家的行为主体、各种利益集团等等。

而且,这些非民族非国家的行为主体在国际政治

领域所发挥的作用有逐渐增强的趋势。西方国家一些非主体民族要求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而随着政治与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跨国公司在国际政治中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力量。所有这些都说明,国际政治在向多元化甚至立体意义上的多元化发展,因为这些行为主体并不属于同一层面,有的相互交叉,也有的相互包容。国际政治多元化的特征使国际格局更趋复杂,并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4. 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种全球“一体化”的过程,是一种与现代化同步的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不同文化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是不同文明的全球整合,是知识体系的全球传播。国际舞台上新的行为主体的形成或传统的行为主体被赋予的新角色,以及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重化,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而互联网的国际化,则从根本上加速了这一进程。

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全球化主要是指一些跨国公司进入各个国家,推进了商业贸易的全球化进程。随着互联网这样的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商业贸易的全球化向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全面展开。当代的国际政治也因此更加具有全球维度。各国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行为主体,更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社会之“整体的部分”,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提升。而且以网络为主的信息革命在现实空间全球化之上,又叠加了一个在虚拟空间展开的更为迅猛的全球化。在网络空间上,传统地理位置上的国界已经逐步在淡化,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一个连接许多数据库的大图书馆,一个地球村。在这个地球村里,各种文化之间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但同时也相互冲突。国际政治全球性趋势越来越明显。

综上所述,当前信息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立于国际社会之外而存在,互联网的发展已无法抵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能首先参与其中,适应其发展,然后才能争取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因此,面对互联网势不可挡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渗透、文化霸权,如何保持本国政治独立和文化独特性,并抓住网络发展的机遇,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的课题。

[收稿日期:2000-11-30;修回日期:2001-03-15]

[责任编辑:邵峰]